

43

DEC 1 1947

湖北論壇

時事評論

從世界外交大勢看援歐援華.....	忠民
怎樣爭取「美援」.....	有年
如何「更進一步」？.....	直之
關於候選人的籍貫問題.....	雲坡
省田縣處長更迭的週期性.....	秋筠
我也談談「美援」.....	黎少岑
戰爭和平與就業.....	吳慶和
本屆「聯大」的剖視.....	黎樹德
說食污.....	佚名
一月時事評述（本社資料室）	

第二卷

12

湖北論壇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湖北論壇社印行

從世界外交大勢看援歐援華

忠民

援歐與援華，為美國現時全國人民所注意之問題，亦為美國政府與國會研究討論而急待決定與執行之問題。希望受援助之國家，當然同感急需，呼籲懇求，不遺餘力，以求其必得；但美國之執政者及輿論間，則對此兩事，不免有輕重緩急之別。國務卿馬歇爾以大戰時運籌帷幄決勝萬里之元帥，來華觀察期年，特使魏德邁以大戰時為中國區總司令之參謀長，來華調查月餘，對於中國本身需要援助情形，理應特別明瞭。但馬歇爾任國務卿後，對於援歐，則汲汲籌劃，對於援華，則不免猶有觀望應付之感；魏德邁調查報告政府，至今尙對美國國民密而不宣，似乎無法使美國國民發生迫切援華之情緒，最近國會召開特別議會，主題仍在援歐計劃，援華問題，或許附帶及之，報章所揭露援華之數字，較援歐之數字特為微小。

從歐洲各國經濟與軍事和中國情形比較觀察，馬歇爾計劃內歐洲應受援助之國家，其通貨膨脹不及中國之甚，其國民生活水準較中國人民為高，其國內秩序雖或不免有騷動，但尙無如中國大規模武裝衝突之慘烈，何以援歐問題，在美國人眼中反視為緊急？此問題若不從世界外交大勢看，即難於了解。

自世界列強並峙以來，所謂外交，即以列強為主體，而列強之外交政策，即以保持或發展自己之勢力為中心，尤其自帝國主義形成後，外交以列強分割世界勢力範圍為主要目的。故近百年來世界外交史，即無異於列強之殖民戰爭史，而歐西各國，實為世界外交問題之策源地。英、法、德、意、奧等國，尤為其中之主角。大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之概。在此諸國之中，英國孤懸海外，為工商業先進國，擁有海上霸權，自受法國拿破崙獨霸歐洲大陸野心之威脅，即以支持歐洲大陸各國勢力均衡為其外交政策之中心，謂之「均勢政策」。此政策在使歐洲大陸強國互相對峙，勢均力敵，平時無暇作妨害英國利益之活動，一旦兩強間發生衝突，足以影響英國安危時，則擇其利於己者而助之，其對法德兩國如此，其對「法俄同盟」與「德奧義同盟」亦如此，推而至於遠東之日俄兩國亦莫不如此。英國所以執世界百年來外交牛耳者亦由於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猶扶持德國以企保持歐陸均勢，乃因希特勒之野心而遭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測之危險。然能不能因此而使有支配世界外交能力之強國，放棄所謂均勢政策？從現實大勢觀之，似乎不能。不過因世界列強勢力消長，

適用此政策之國家有不同耳。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美蘇對壘局勢。然美國對於世界，猶如第二次大戰前英國所處之地位，美國對於整個歐洲，猶如英國戰前對於歐洲大陸。歐洲若無第二勢力足以與蘇聯相均衡，則美國即無所憑借以保持其支配世界外交之地位，且有陷於孤立之危險；從他一方面言，若蘇聯勢力控制全歐，則其世界政策之推行，亦可運籌自如，歐洲民族尤其西歐各國及中歐德國之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實有左右世界大勢之潛力，誰與彼等聯合，誰即有支配世界之權威。歐洲問題若得解決，則其他東半球問題，皆可從容收拾，且歐西各國只因戰時破壞太甚，無迅速恢復之經濟力；但彼等一切均有高度文化之基礎，若得經濟援助，即有計日復興之希望。在此等情形下，美國外交重點，當然放在歐洲，且必須繼英國而起適用歐洲均勢政策，方足以保持或發展本國之勢力。亦惟在此等情形下，始能了解美國援歐計劃，應為其外交政策之中心，其行政當局苦心籌措，其國會開特別會議，皆充分表現此一動向，且此動向實具有客觀的必要性。

援歐問題，既構成美國外交政策之中心，則援華問題，自不能不居於次要，美國苟有兼顧餘力，或獲得保證，自可雙管齊下，但能否盡如請求援助者之希望，當然不無疑問。尤堪注意者，即國際組織尚不足以解決國際爭端，世界仍為列強對峙之局勢，則所稱為弱國者即無外交之可言，欲圖保其獨立自由之主權，殊非易事。唯一出路，即在利用均勢暫安之局，以謀自力更生之道，則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尙有轉弱為強之望；若一味倚賴外援，不自振作，則反足以破壞均勢，激起國際戰爭，無論強國誰勝誰敗，均足以招致喪失求援國家獨立自主之結果，此希望外援與討論外援者所當深省。

怎樣爭取「美援」

有年

開口民主，閉口民主，美國朋友確實有點民主迷！天天喊援華，只聽樓上響，不見下樓來。雷聲雖大，雨點却小，三億美元的數字，真是「滄海一粟」！一遍緊了，他又抬出民主做盾牌，「希望國民政府羅致其他政黨代表，以擴大其政治基礎，使之更近於民主。」意思是說：美國援助之所以不痛快，不夠量，就是由於中國政府不民主；中國幾時民主，美國便幾時充分援助。很坦白的要以民主做援助的條件，十足的擺出民主老牌店家的架子來！其實，中國政府老早就在喊民主，老早就邀請青民兩黨和社會黨參加政府。現正舉行大選，馬

上就要行憲，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人士都可以容納於政府組織之中，可以說，正在向擴大民主基礎之途徑發展。美國朋友何以熟視無睹？是不知道呢？還是不相信呢？他們好像不敢遽然希望我們真正民主，而僅僅希望「更近於民主」。好像我們天天喊的民主，不僅不能和他們老牌的民主比貨色，連「近」也說不上了。難道我們今天不是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聯合擁來的政府嗎？難道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大會召開，憲法實施之後，民主還成問題嗎？美國朋友到底是根據什麼標準看的呢？雖然也有人說，美國民主老牌的貨色今天也要打折扣，但他們畢竟是老牌店家！總有他們獨具的眼力。我們雖然有些傷腦筋，總不應抹殺老牌店家的眼力和好朋友的苦口婆心，須當找出他們批評我們不民主的原因來，因為我們急需美國的援助。

凡是達到一種目的，須要採取一種方法，方法和目的是不能相衝突的。要想擴大民主基礎，便須採取合於民主的方法。反之，若是用不民主的方法，決不能達到民主的境地。種瓜一定得的是瓜，種豆一定得的是豆，這是可以斷言的。我們過去改組政府，一切程序是不是採取民主的方法？現在實施憲政，一切程序是不是採取民主的方法？我們應當反省一下。假如自信採取的方法是民主的，便須更進一步另找原因。假如其中有點點不能自信甚至顯然與民主相反，恐怕原因就在這裏。像擺在面前的硬性提名，保證當選，以及遴選參議員之類，我們捫心自問，這些方法能夠自信是合於民主嗎？孫副主席抨擊民社黨謂：渠等於民主主義竟一無所知，渠等堅持要求國民黨保證選出彼等候選人（十一月十六日新湖北日報所載南京專電）。言下憤慨極了！提出要求的是於民主主義一無所知，接受要求的又於民主主義知道多少？用遴選方式遴選各黨人士參加民意機構案，不是孫副主席持通過的嗎？這種立法是根據何項民主原則呢？掛的是羊頭，賣的是羊肉，這家羊肉店誰也不能否認。是民主不是民主？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民主老牌店家決不會不識貨色。他們並不存奢望，只希望「更近於民主」，決不會吹毛求疵。我們果能更近於民主，他們一定充分援助，決不會藉口搪塞。

「國民政府必須更進一步，然後吾人始能更進一步。」所謂更進一步，就是要進到民主。「一切癥結，端在中國苟不能大有作為，則無能為力。南京政府須大有作為，然後吾人在此始能更有所為。」所謂大有作為，也就是說，只有民主政府才是有為的政府。人家明白白告訴我們：我們民主作風不能進步，便不要希望他們的援助進步。我們政治不能走向民主，便不能大有作為，他們也就愛莫能助了。那麼，我們不需要「美援」便能，假如非「美援」不可，便不能不乞靈於民主；要想達到民主，決不能採取不民主的方法。方法怎樣才算民

主？很簡單，重民意，尊法律，兩語盡之矣！掛羊頭，賣羊肉，決不愁有人疑心不是羊肉店，決不愁沒有顧客上門。

如何「更進一步」？

直之

美國務卿馬歇爾在十一月十二日對美國新聞記者發表「援華」意見，言談之間，對於中國政府「民主化」的程度，頗覺不夠，希望它還能「羅致其他政黨代表以擴大其政治基礎，使之更近於民主。」同日馬歇爾又於衆院外交委員會宣布，國民政府「必須更進一步，然後吾人始能更進一步。」（據大公報載聯合社華盛頓十二日電）這所謂「更進一步」，在馬歇爾的語氣之中，無問題的是一個援華的先決條件。中國政府假如不能「更進一步」，就休想得到「美援」。

把「更進一步」的意義，限定在中國政府擴大其政治基礎，從而「使之更近於民主」，是生活於近代政治之中、接受近代政治經驗的馬歇爾等人，對於解決政治問題所必有的見解，撇開那主張立刻以大量的軍事援助到中國「助戰」，並請麥克阿瑟前來指揮的蒲立德，和少數對軍事援華大有興趣的議員們不說，拿政治改革做援華的先決條件，至今似仍足代表大多數美國人的意見。不過，意見儘管是意見，這却是最正確而最不能不實效的一個。觀乎馬歇爾去年在中國調處的失敗和政協的軌道之未鋪成，就應當知道，僅是憑空堅持中國政府自身進步改革的原則，並不能實際有造於中國，也不能替美國的援華政策（無論是什麼性質的）爭取任何成就。相反的，這個原則的堅持，徒然表示一種美國的壓力，而這種壓力，不過逼迫中國政府在組織和人事上，在窄狹的圈子內，變來變去，增加上層政治社會的擾攘，於實際問題的解決，毫不相干。現在民青兩黨已經入閣，民盟解散，共黨叛亂被戡，政府還再向那裏去擴大基礎？固然，擴大政府基礎，原不必一定限於這些黨派，但捨此而再作擴大之想，畢竟是渺茫而不可思議的事。

我們認為馬歇爾對中國政府的希望是其在華調處時的老調子。這種調子，在精神上既與一年來一連串的事實發展不能合拍，亦與其在同一篇對衆院外委會說明中所指陳的中國困難局勢有認識上的矛盾。馬歇爾說，中國的困難，在於軍事支出太大，「當中國以其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資源用於軍事之耗費存在時，確難難以找出任何能對華有利益之舉」，然而，戡亂是美國政府同意且予以支持的，馬歇爾公開的說：「我國僅曾派四十名

軍官及若干軍事物資前往希臘，同時則已派遣一千名軍官前往中國，吾人且曾供應甚多之軍事物資給予中國。現在中國既因戡亂而有軍事耗費，既因軍事耗費而形成了令人煩惱的困難，同時美國又自願以軍官的遣派和軍事物資的供給裏進這種困難裏面，是則問題明明在於軍事，很可不必牽扯到政府基礎大與否的問題上面去，雖然擴大政府基礎，更加民主化是人人皆讚美企望的情景，但是這種太平景象究竟與烽火連天的局面不能並存，當美國的軍官正在中國前線効死之時，只有蔣立德等人的主張最現實而有意義，至於馬歇爾先生，既知中國有戡亂的事實，又曾派遣過軍官「助戰」，却還唱唱從前的老調子，真有點令人不解。

在目前的情況之下，究應如何「更進一步」？我們倒要請教馬歇爾先生。

關於候選人的籍貫問題

雲坡

這次選舉，假如就民主和法治的觀點批評，便不知從何處批評起？假如恣意批評，不留餘地，恐怕這次選舉不僅體無完膚了。筆者在本刊上一期提出幾個問題，也不過就憲政國家人民應有的常識略略提示而已！並沒有批評的意思。現在研討到候選人的籍貫問題，還是想提醒國民注意選舉常識；因為一般國民有了常識，憲政才有了根基。倘若認為是批評選舉的話，筆者豈不是察秋毫而忽與新，避重就輕，捨大言小？

依照戶籍法的規定，一個人不能同時有兩個本籍，也不能同時有兩個寄籍，換句話說，一個人同時只能有一個本籍和一個寄籍。依照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等選舉罷免法的規定，一個人或在本籍，或在寄籍，只能有一個選舉權，因此，一個人也只能在其本籍或其寄籍有被選舉權，決不能於本籍和寄籍之外當選。這是很明白的，沒有絲毫疑義的。彷彿聽到，有所謂「降落傘部隊的候選人」，這是指着院轄市一部份候選人說的。因為有些人在本籍和寄籍都有故障不能競選，而又想要當選，便利用特殊身份向市裏面進攻。這個市既不是他的本籍，又不是他的寄籍，他硬要在這個市裏競選，等於降落傘部隊從天上吊下來。這意味着，有種人於本籍和寄籍之外，可以隨意在任何地區當選；這種人的被選舉權，不受戶籍法和選舉法的限制。聽說漢口市立委和監委候選人中，也有這樣的事。

榮譽市民可不可以當選？當然不能。榮譽市民等於名譽校長名譽董事長之類，是一種偶像或裝飾品。在法律上沒有權利和義務，也就沒有法律上的地位。司徒雷登大使是杭州市的榮譽市民，難道他在杭州市有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可以在杭州市當選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嗎？

降落傘部隊，是最能出奇制勝的部隊，「降落傘部隊的候選人」，也許最有當選的把握。在這次選舉中，本不算一回事，根本用不着提出異議。但是，如果認定到憲政之路，是需要法律鋪設軌道，需要培養國民的憲政常識，選舉場中是不容許有降落傘部隊出現的。候選人的籍貫問題，確有加以闡明的必要。

省田糧處長更迭的週期性

秋 筠

去年十一月鄂省田糧處長尹靜夫辭職照准，今年十一月又是鄂省田糧處長鍾德材辭職照准，前後兩任處長辭職，不先不後，恰是十一月；鄂省政府批准兩位處長辭職，也不先不後，恰是十一月。這一週期性的人事更迭，包涵些什麼意義？是偶然拍合呢？還是其中有一共同原因呢？大有研究的價值。

「瓜時而往，及瓜而代，」這是預定一年為期；省田糧處長的任期，並沒有規定一年一換。鴻雁春天向北方飛，秋天向南方飛，年年如此，這是有季節性的；省田糧處長的去來，並沒有季節性。何以鄂省田糧處長的辭職和鄂省政府的批准，兩年都在十一月？這究竟是不是偶然現象，我們先研究其中有沒有共同原因。

去年十一月和今年十一月兩任田糧處長辭職，這是兩年同一時期發生的同一性質的事實。我們更尋求，去年十一月前後和今年十一月前後，有沒有另一同時期同性質的事實發生？有的。去年十二月一日鄂省參議會舉行第二次大會，今年十二月一日鄂省參議會舉行第四次大會，鄂省參議會兩年同時開會和鄂省田糧處長兩年同時更迭，兩個現象是同時並呈的。這兩個現象同時並呈，其中有沒有關聯？有的。去年五月鄂省參議會開第一次大會，省田糧處長尹靜夫被攻擊得體無完膚，社會上正注視尹靜夫到下一次省參議會大會如何對付，結果在開會之前辭職了。今年六月鄂省參議會舉行第三次大會，省田糧處長鍾德材也是被攻擊得體無完膚，社會上正注視鍾德材到這次省參議會大會如何對付，他們衣鉢相傳，法門不二，鍾德材也於開會之前辭職了。那麼，省田糧處長的辭職和省參議會的開會，其中顯有關聯，顯然後者是前者的共同原因，因果極為準確。

這一週期性的人事更迭，由於田糧處長經不起參議會的考驗，他們心裏害的一些什麼病，他們自己知道，心虛胆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們辭職是容易瞭解的。省政府何以恰恰在省參議會開會之前批准他們辭職，比較不容易瞭解，難道心裏也害什麼病嗎？這就是政府表示尊重民意嗎？比意的權威也就不過如此嗎？！

我也談談「美援」

黎少岑

一、違反常識的措施

許多在常識上講不通的事件，反而在國際政治的場合中，言之成理，行之有素。譬如當前有許多國家，都缺乏美元，要向美國貸款，究竟是不是一買到美元便可以解決問題？又是不是都有如期償還的可能？只要把各國的經濟情形看一看，便可以知道這裏面還大有文章。在美國，有的是過剩的資本，不過從生意經着眼，不能不放給可靠的主顧；所以對於加拿大和墨西哥，並未經過任何的宣傳或討論，與及時間上的拖延，進出口銀行，最近一貨便是五億的三億；反之，大吹大擂的緊急援款，也不過五億九千七百餘萬元而已！差不多各缺乏美元的國家，多需要美元來應付美國的貸款，美國的出超現在每月約十億元；這就是說，即使美國每月批准十億的美援，結果九九歸原，還是整個地送回到美國來。美國照樣是資本過剩，旁的國家依舊還是個美元缺乏。

照這樣說來，似乎只有兩個合理的辦法：第一個，是貸款國家力求自足自給，不買美貨；這樣只花費一筆美援來恢復生產，以後便可以一勞永逸。但天地間決沒有這個道理，竟拿拒用美貨來回答美援的盛意，不消說得是此路不通。第二個，是美國只借款給那生產事業可以扶得起來的國家，只有這些國家才够得上有借有還的資格；但扶植一國的生產，即等於減少一個美貨的銷場；至少在現存的經濟制度之下是如此；美國當然也不願意幹這樣的傻事。於是，出於一般人的理想之外，美援是寧願投給那些多事的國家，如希、土、法、義、奧等國。而且法義兩國的政局之不安，正爲受了美國決定援助希土法案之影響而起。現在希臘的政府，既未因得獲美援而穩定；反之

。法義兩國的政府，且因希望美援而日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從此也可知美援之可以發生若何的實效。

儘管爲了這些問題，在世界上不知費過了多少的唇舌，花過了多少的筆墨紙張；拆穿其中的玄虛，卻也異常地簡單。那就是說，美國希望把剩餘的資本送出去，有沒有償還的着落都沒有關係；甚至於可以說，越是無底洞越好。這是在常識上講不通的事件；也正因爲如此，所以非得要有些冠冕堂皇的說法。

二、兩個墳墓

記得某外報上有一張漫畫，畫的有兩個墳墓，一個是生產過剩之墓，一個是物資缺乏之墓，前者葬埋着美國，後者葬埋着西歐各國。依照純理想的眼光，似乎很可以寬取一個起死回生的辦法，損有餘以補不足，不是大家都好了麼？但在現實的問題上可不能這樣地簡單，過剩的生產要換取美元；而缺乏物資的國家，也同樣地缺乏美元。由生產過剩的國家，把過剩的美元借給那缺乏美元的國家，讓他們回頭再拿這美元來購買他所缺乏的物資；似乎各得其所。但若這些物資缺乏的國家，一旦自立更生，或由於外力之扶助，一躍而成爲富足的國家，那反而是生產過剩國家的災禍；因爲那過剩的美元和生產，都將有無法消納之苦，恰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最足以爆發經濟危機的信號。這使得在貸出美元之際，不能不有幾分的考慮。貸款國用之於浪費，固然是一筆倒賬；用之得當，又不免剛好培植了一個國際市場上的勁敵。

假定維持目前這一國際貿易的情形，美國尚不至於發生生產過剩的現象

，那麼，至少這每月約十億元元的入超，是要各國償付的。就美國既得階層的利益着想，與其讓輸出萎縮以至於造成生產過剩的危機，不如供給別國以足夠的美金來維持其工廠之繼續生產。何況於美援是出於大眾，不比生產過剩的危機，要工廠主首被其禍；兩者相權取其輕，這裏便決定了美援政策的現實意義。

再則生產是不斷向前發展的，軍事工業之復員，與租借和救濟物資等消耗之減少；輸出是日益益加多，決不能任其減退；所謂美援，實際上卻是援美；即援助他國恢復生產的意味較少，援助其本國之維持生產的作用較多。

除了出超之外，美國現在每年至少有一百一十億到一百四十億是用在軍事費用上面，如果把科學研究費以及原料儲存等間接的費用都計算在裏面，也許要達到二百億，即戰前的二十倍。同時美國的物價，還大都沒有漲到兩倍，似乎只要二十億的軍費便足。如果世界能真正得到永久和平，軍備更還可以減低。就國家人民的福利而言，能夠節省一部份軍費，應是再好不過的事；但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之中，這反而是一大累贅；因為這等於是說有同量的剩餘資金無法消納，或同價值的剩餘物資無法處分。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行程之中，最可怕便是生產過剩；因生產過剩所導致之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乃至於總危機，每足以震撼資本主義社會之存在。往者生產過剩，多出於不覺；恐慌之突然襲擊，有似於天災之不可預測。現今美國正有着這樣龐大的出超和非必須的軍事費用，即等於已有了大量的生產過剩；至少在目前，必先保住這出超和軍事費用的數額，才可以避免生產過剩的危機發生。且由於通貨之膨脹，物價高漲，薪工所得者之購買力相對地減低；再加上生產之盲目地發展，迫使當政者不得不更努力於防制生產過剩的措施。用貸款來保證現有的出超，并繼續求其擴大；與及藉戰爭的宣傳來從事擴充軍備的工作；歸根結穴，無非是爲了減免生產過剩。

希望美國提攜，或受過美國的實惠的一部份國家，在稱頌美國的急公好

義；得不到濟助的國家，是充滿着憤懣和呼籲之情；至另一部份根本不希望美國援助的國家，看到美國那一準備戰爭的姿態，並將貸款首先投放給那多事的國家，有近於火上加油，遂進而指摘美國之好戰。這些看法儘管是各不相同，但都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那就是先假定美國是有力担承而且必得担承國際和平的責任，忘記了美國正是一個危機四伏自顧不暇的國家，它那一切外交上的措施，有不得不從轉嫁生產過剩着手的苦衷。

假定美國真是急公好義的話，英國和美國是同種同文，在口頭上說起來好像是兄弟一般的親熱；爲什麼在緊急投歐的貸款中偏是沒有提到英國，而讓英國仍然空在那漫畫似的墳墓之中，也就因爲美國自己也感覺同樣的空虛，有慷慨不得之苦。

三、在內政不在外交

本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中，生產盲目地擴大，財富不斷地集中，與大眾購買力之相對的低落；實無法避免生產過剩的危機。挽救這一危機的辦法，在原先只有兩個途徑，一是擴大國外市場，以對外投資來容納剩餘的資金，以對外傾銷來容納剩餘的產品。一是製造戰爭，在戰爭中大量消耗了過剩的物資，并擊收一部份國際市場的競爭者，以獲取戰時之軍火工業的繁榮，與戰後之工業重建的繁榮。而在世界早已爲列強的勢力範圍所分割的今日，發展國外市場，既容易遭遇到對面而引起戰爭；同時，在生產過剩的情勢之下，不僅有過剩的資本和物資，還有着過剩的人力，即大量的失業者的存在，又恰供野心家驅其子弟而死之的良好機會；戰爭之慘酷，與死亡率之龐大，正爲解決過剩的人口之一下策。所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中，來設想一個永久和平的美麗遠景，每被觀爲超現實的理想；因爲一有生產過剩的危機，戰爭的危機即隨之而至。

羅斯福真不愧爲一代的偉人，他實施了新政，克復了胡佛不景氣；他完成了聯合國的夢想，揭舉了四大自由與永久和平的目標；這其間最值得稱頌的一點，是他相信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與及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的國

家之間，可以和平共處；而且，他還能使那恐懼於帝國主義之包圍的史達林，也感覺到可以免於恐懼。

任何遠大的計劃或理想的目標，都須從根本做起，萬變不離其宗，假使羅斯福沒有他那套緩和生產過剩的辦法，僅從悲天憫人的心裏來發出永久和平的呼籲，也將和威爾遜高唱民族自決那樣的一敗塗地。

羅斯福對於緩和生產過剩的辦法很多，剛實行新政的那幾年，便不知簽署了多少的法令；但其用意之所在，要不外一方面限制資本家的利潤，以延緩資本之過分集中的速度，一方面舉辦些公共事業，以容納過剩的人力物資和資金。羅斯福的新政，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生產行程中間的調節器；相當地調節了財貨偏在的現象，培養了一部份的大眾購買力，並為日益增多的產品，保存一部份的銷路。

對於國外租借物資和以後的救濟物資之輸出，同為容納過剩物資之一策；不過在起先租借物資之輸出，有助於戰爭之早日勝利的結束，所有盟國的人士，莫不衷心的感激。救濟物資，便多少因政治上的關係，而有所輕重厚薄其間，特別是爲了那在第一次大戰後曾以救濟物品爲政治武器的胡佛之僕僕風塵，更令某些國家因疑生畏，反而加以拒絕。至最近美國之以物資援助多事的國家，其對於戰爭與和平的發展之影響若何，殊難有一致的看法；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均不免於非議。

事實發展到這個未能樂觀的地步，國際上的人士，自然有懷念羅氏而對杜氏微有不足之感，然而平心而論，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之所以不能媲美羅斯福政策的原因，不在於外交上之失策，而在於內政上之改弦更張。國內既缺乏一個可以緩和生產過剩的危機的辦法，借著代籌，自惟有向轉嫁危機和備戰之途發展。

四、新政末期之三戰三北

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一件重要的工作，便是如何安插那些復員歸來的士兵；同時，龐大的軍需工業之緊縮，也足以令不少的工人失業；杜魯門繼任之

初，即宣布繼承羅斯福的遺志，並堅持充分就業法案的通過。不料共和黨人直指充分就業法案爲割製蘇聯的作法，予以頑強的反對，只得作爲罷論。

接着管制物價的辦法又被迫放棄，獨占經營拚命地追逐利潤，物價高漲的速度，反而比戰時要來得快。

即至共和黨在議會的選舉中獲勝之後，又直接對工人加以攻擊，不顧杜魯門的否決，哈虎脫、哈特萊法案，即所謂反勞工法案，最後仍公佈實施。

接連這三斧頭，總算把新政打得個一乾二淨。既不能實行充分就業的法案以容納過剩的人力物資和資金，又不能限制獨占經營的利潤以防止資金之過分的集中，更減削了工人之要求提高工資的權力，使大眾購買力無法提高；一切都恢復了資本主義生產行程的常態。也就是說，作爲緩和生產過剩之危機的調節器，已經失去了它的作用，盲目的生產擴大，與瘋狂的利潤追逐，將日益迫臨於生產過剩的懸崖，待到發展到危險時再來加以挽救，恐怕是爲時已晚。

在提出充分就業法案的時候依照杜魯門最初的意見，要避免戰後購買力之顯著的減退，必須增加工資；增加的程度，不能低過百分之二十，或者更高一點。同時對物價加以管制，不使其繼續增高。現在據前物價管制局局長鮑爾斯的統計，近十月工資僅提高百分之九點五，同時工業品的成交價格，已提高至百分之三十，即是實質工資，還不止打了一個八折；不消說得，購買力之提高，與物價之維持，都已成泡影；反過來在物價高揚之下，購買力且日趨低減。

杜魯門當時的另一理想，是用舉辦公共工程來容納失業的工人和退伍士兵，充分就業的法案既不能通過，便無法減低失業的數量；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估計，今年一月間的失業人數是二百四十萬人；但在勞工方面的估計，則比這三倍還多；有這樣一大羣毫無購買力的失業工人，不能不是促成生產過剩的威脅。

自從物價管制廢止之後，物價即扶搖直上，同時獨佔資本家的利潤也大

大的增加。看一看財富的分配情形，以一九四五年與一九四六年的同期間比較，總所得是相差有限，而獨佔資本家的收益增加了百分之十四，薪工所得反減少了百分之十。這就是說，資金的積累是愈趨過剩、相反地購買力是愈益減少；在在均為構成生產過剩的因素。

在戰前，每年的存貨水準是二百三十億元，去年九月為三百二十億元，今年上半季，棧房裏囤積的商品，依照美勞工局的估計，總值已達三百四十億元之鉅。為了防止生產過剩之發生，美商業週報會謂消費者必須選購大百分之二十五的消納量纔行；然而一切努力，正朝相反的方向進行；購買力既日漸低落，消納量又怎能夠擴大？

在國內市場是如此，再看國外市場的貿易，也未可樂觀。今年五月間輸出業最稱景氣，七月份便減少百分之十九，八月份減了百分之九，九月份又減少了百分之四，據專家估計，現仍在繼續低減之中。各國正都缺乏美元，試問拿什麼來購買美貨。

由於上面的分析，可知拿求過於供的說法來作為物價上漲的原因，是不攻自破，至於把物價高漲歸咎於通貨之膨脹，也不是十分可靠的分晰。美鈔的發行量在一九四〇年是八十七億，一九四一年增至一百一十二億，一九四六年增至二百九十億；誠然是約增三倍有半；但本年上半年結算國庫尚有盈餘；即可見其還用不到增發通貨來彌補收支的差額，一部份還是為了應付籌碼的不足。物價上漲的原因很明顯地是出於人為。不斷的步漲既在放棄管制之後，此次杜魯門對特別國會又有實施限價之請求，并遭受共和黨人的攻擊，更可證明物價高漲之原因何在。

在此次特別國會中，杜魯門提出了緊急援歐與制止通貨膨脹，兩大法案，後者可以說是他保持新政的最後一次嘗試，看光景便沒有前者之容易通過。在內政上既一籌莫展，剩下來當然便只有對外擴張之一途了。

五、好一個如意算盤

金錢的作用本只是作為交換物質的媒介，滿足慾望的應是物質而非金錢

；但在拜金主義的風靡之下，不少的人們，正有着往古拜物教的迷信，把金錢比物質還看得重。在生產過剩的時候，毀掉棉花，用小麥來燒機關車，把咖啡和入參潑到海裏；似乎都已經司空見慣；但從未聽說在資金過剩的時候，有人把鈔票燒掉，或把金錢丟在海裏。仔細一想，可是一樣，借幾筆錢空收回的貨款出去，不也有着同樣的作用麼。

在資本集中和生產過剩的時候，不放一批錢出去，便不能消納多量的貨物，以保持資金的孳息；這和不毀掉一部生產品，便不能保持那剩餘產品價值一樣。這裏只橫互着一個所有權的問題，俗話說的有，善財難捨，怎樣去拿這一批錢出來，又怎樣再把它化為購買力，以消納過剩的產品，這其間還須要經過不少的法律程序。

由國家用稅收的方式徵取資金，一部份放在國內辦理公共事業，以專費費用或薪工的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增加購買力。一部份逕行購買物資，運送海外供租借或救濟之需；這是羅斯福的作法。這一作法，可以更新資本主義的生產行程并延續其生命，對於資本主義實際上有很大的利益，不過非有遠見者是不易察知，故每每為貪急就近利的人士之所反對。

杜魯門受議會的牽制，在國內既無所作為；現在戰爭又已經結束了，租借和救濟物資也不須要；唯一可以讓納稅人拿出錢來的藉口，是戰爭的威脅，對內維持龐大的軍備，對外投放給那最富有戰爭危機的國家，正是理所當然之舉。

打開窗子說亮話，西歐各國生產的恢復，即使不至成為美貨的勁敵，至少也非那些獨占資本家之所能感覺興趣；杜魯門主義較為乾脆，直接主張援助希臘那樣的國家；馬歇爾計劃較為理想，可是一變而為緊急援歐，便和杜魯門主義完全一樣了。看一看口頭上的諾言，比較一下實際上的援助，就可知那一樣最能贏得代議士的擁護。

老實說，不僅在美國當局，沒有真正拿出那樣多的美援的信心；就是在希望美援的國家，又何嘗相信真能貸得那樣的鉅款？除了經濟的原因之外大

家都還拿這做政治資本，以換得一部份人的支持。

國內的市場既日趨萎縮，即令像這樣的輸出資本，可以保持國外的市場；其所導致之政治的糾紛，也不能不具有把美國拖向戰爭的危險。現在美蘇是在打所謂「冷仗」，而美國所正擬緊急援助的國家，可不少的正在打着熱仗，這熱仗便難免不有一天會到自家的頭上。其實，向戰爭發展，或正為某一部份好戰的人士之所祈求；事實上，依曆以上的分析，生產過剩的危機，

恐仍將無法避免；設若生產過剩的危機仍不免於爆發，那一切如意算盤都只算白打了的。

「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貝爾納斯最近著打開箱子說亮話一書，窗子是打開了，未必便會有亮光放進來吧！還是讓我們這局外人來說幾句亮話。

卅六年十一月廿日夜

戰爭和平與就業

吳慶和

自從十九世紀各國資本迅速的累積，長時期的經濟蕭條輪流的更替，失業問題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致命傷。但是我們從另外一方面看，這次的大戰卻帶來了繁榮，社會上人人都有工作做。因此有不少的強權國家，企圖再來重演一次大戰，藉以挽救今日經濟的危機。真的，平時就不能夠如戰時一樣的維持一個國家充分就業水準嗎？它的主要癥結究竟在那裏？本文擬尋出這一個問題的答案。

戰時經濟成功的條件，依據一般學者的看法不外是出於下列兩個因素促成的。第一點，在戰爭時期中，全國人民無分貧富老幼，都懷抱著一個單一而共同的目的——勝利，爲了要達到這個目標，人民寧願犧牲一切次要的享受，對於某一類財貨及勞務，例如奢侈品安適品，都盡可能的減少了。那麼國家就可以將這一部分的資源轉移到國防與民生工業的製造，而物價也可以避免狂漲。

如果我們從這一點看，戰時充分就業的達到，人民是支付了很沉重的代價的，即在戰時一方面人民要挨餓，另外又要過度及緊張地工作。但是在戰後的充分就業政策，目的不單純的着重在人人都有事做，並且要可能地使每一個人都能够享受一種較高的及合理的生活標準，每一個人都希望工作時間能够盡量的減少，使能够得到大部分的閒暇（包括在假期間的照常支付薪金

及退休時支付養老金與退職金等制度），來從事文化方面的活動。並且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都希望與鄰國和平相處。所以靠戰爭使一般人民生活標準降低，來達到充分就業，會令我們咀咒痛恨的。

戰時經濟成功的第二個特質，是國家統制的趨於嚴密，舉凡對於原料人力的供給與分配，莫不由中央機構按照計劃規定，藉使生產與消費的配合。但是當一國由戰時再度會復到平時，一切管制都會趨於鬆懈，生產與消費無法保持平衡，那麼平時失業現象又會無法避免了。

我們堅決地反對政府在平時也如戰時一樣的施行嚴格的管制，因爲經濟的集權，防礙人民的自由；防礙了人民個性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同時還會形成豪門資本獨占的惡習。然則這樣說法，豈不是無法達到充分就業嗎？在平時一個自由經濟的社會，維持充分就業的先決條件何在？依照凱恩斯（G.M. Keynes）的理論，社會上缺乏了有效的需求，對於財貨支出或投資的減少，才是失業的真正原因。近代經濟學者同意這一點，假定在經濟蕭條時，政府與私人增加支出，結果也就是國民所得增加，隨着社會的消費量也增加。投資固然可以影響消費，消費也可以影響投資。兩者相互作用，最後我們竟敢推論到充分就業水準即使在平時也可以達到。

目前各國政府所採用的政策，不外是下列三種：（甲）政府公共投資（

如公路，鐵道，森林及水利等）；（乙）刺激私人投資如減低利率，租稅或
者用其他的方法來幫助私人投資；（丙）貼補大眾消費品（如家庭津貼，減
低間接稅，津貼必需品使其價格降低等）。

第一種方法，指在經濟蕭條時，社會上投資減少，政府特別增加一筆支
出，來實行公共工程計劃，引起就業人數的增加。英國工業家在「英國工業
復興報告書」內，以及有一百二十位簽名同意的「工業復興計劃」書內，他
們都一致認為公共工程制止「蕭條」，具有相當的效果。但是他的範圍應當
限在非營利的事業以內。但是在今日自由經濟的社會裏，公共投資在全部私
人投資的企業裏所佔的比例不大，還有人民在消費上的錢有一部分用於購買
外國貨物，這些錢不能引起倍數作用，最後政府經費的來源問題，也頗值
得研究，所以要單純的靠公共工程政策來達到目的，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種方法理論上也有相當困難，如果在經濟大恐慌時，商人都抱着悲
觀的心理，對於事業投資冷淡，那麼誠如霍曲萊（K. G. Hawley）說即令將
利率降低至零，也不會刺激私人的投資。如果靠減低租稅的方法，又會產生

政府收入減少的問題。

第三種方法必須假定，在一個經濟比較成熟的國家裏面，例如英美，投
資較小，人民的儲蓄增加，大公司工廠之積存大量折舊基金及未分派的純利
等，這種種現象都可以使社會上有效需求減退。故必須向富人重課遺產稅，
所得稅等，來平均分配人民所得以求增加一般人民的消費。由消費增加而影
響到生產的增加，最後達到充分就業。這種方法，我們極表贊同，也為英
美等國家所採用。但問題是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如果課稅太高會遭受富人
的反對，我們要知道現時的政府是為了保護特權階級而存在的。

所以退一步說，即令將這三種方法完全配合能否獲得成功，還是一個疑
問。失業現象是今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可說只要資本主義經濟
社會有一天存在，失業就會伴隨着存在。我們在今日的經濟社會裏，既然無
法使有效需求增加，那麼為了要挽救失業的危機除非訴諸於戰爭，否則我們
只有聽任它去崩潰。

本屆「聯大」的剖視

黎樹德

根據聯合國憲章，為着求得大國一致，保證世界和平，所以規定聯合國
全體大會祇能「建議」，不能「推行」；「推行」之權，擬在安全理事會
裏。在後者，有否決權存在，如果某一建議不能照顧到全體的利益，則五強
皆可以運用否決權以阻止其實現。這一規定是基於戰時盟國合作的寶貴經驗

而產生，消極的意義，在保證不為形式上的多數決定之所迷惑，以致未能激
底合作，隱伏着走向另一戰爭的危機；其積極的意義，則是促使各國將問題
訴之於理智考慮，在協商的方式下予以解決，以會場上的雄辯，代替疆場上
的流血慘劇。因此，聯合國先天就決定了一個爭論的場合，在不訴諸武
力的前提下，激烈爭辯與其視之為國際糾紛，無異視之為國際關係轉捩點上
的必然現象。從這一點出發，國際關係走向和平是可期成的，如果我們不滿

意於這種「爭吵」，那末捨此而外，只有取銷「否決權」，讓聯合國沿國聯
的覆轍進行，結果是只有戰爭，不會發生其他的奇蹟。這是非常明白的事，
不管基於何種立場，誰也不否認這一必然的結論。

正因為如此，所以任何一國，如果想通過聯合國來達成或種有違乎各國
一致的利益，或者妨礙世界和平，就絕不可能。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假如她
一定要如此，就只有繞過聯合國行事，或者乾脆把「聯合國」變成「國聯」
，即廢除那一有別於國聯的特質——否決權。

作者在本刊上期「論美援」一文中已經指出，美國目前受着其本身經濟
危機的壓迫，有其不得不「以隣為壑」的苦衷，所以她那許多解決自身危機
的作法，當否決權存在時，就不得不繞過聯合國採取單獨的行動。例如：杜

魯門主義時既未提付聯合國討論，實施援助土希法案時也不過問聯合國；對日管制更是一意孤行，甚至對於受日本侵害最大而抗日最力的我國人民的願望和呼籲，也置若罔聞，自然更不考慮到聯合國的存在。所以，馬歇爾說「如謂每一國際問題，應由聯合國機構處理，實屬錯誤。」

不過，事實上有許多問題并不這樣簡單，必須通過聯合國，才可以行得通，做得冠冕，所以除了繞過之外，還須要予以利用。由於美援的關係，當前有很多國家，除了對最關切身利害的問題之外，大抵是跟着美國亦步亦趨，這樣構成美國在外交壇站上擁有多數的把握，并誘發美國企圖，取消否決權而遂行多數表決制的慾望，以便在任何國際問題上，都可隨心所欲。所以這次大會伊始，馬歇爾一上场就攻擊否決權，並且提出事實上等於取消它的建議；但是即使這一建議能獲大會通過，它也可能在安理會中不被否決，對於這一點，美國當局和馬歇爾本人是非常清楚的；然而美國卻另有其用意，如中央社記者所指出「美國自知在國際舞台上可以策動多數國家做它的後盾；因此想藉聯合國的集體力量來打擊蘇聯，不管聯合國全體大會的力量多麼微小，至少它可以發生輿論作用。美國就着中了這一點，自始即採取主動，提出各種議案，其目的不外集合全世界的輿論力量予蘇聯以當頭棒喝，討論這些議案時，可以斥責蘇聯的不「合作」行動，甚至而可揭發蘇聯的「侵略」野心，通過議案時，又可以把美國一國的意見變為聯合國的公意」，所以合衆社記者說馬氏這次是「親臨前敵，對蘇作殊死戰」（九月十二日合衆電）。

「自然蘇聯也預有佈置，蘇聯不但在大會中以攻為守，而且早在大會揭幕前也經在報章雜誌上罵開了，說美國是帝國主義侵略者，指美國各界領袖挑撥戰爭，甚至把美國總統杜魯門比作希特勒，」（同前節中央社報導見十一月一日武漢日報）所以在這次聯大具備着兩個特點，即美國之「把美國一國的意見變為聯合國的公意」以及蘇聯之「指美國各界領袖挑撥戰爭」。會議兩個多月，結果還是如此。不過在這種顯明的對照下，不管美國原來的企求如何，對於世界人民，確盡了「輿論」的功用。

馬歇爾早謂「每一國際問題，應由聯合國機構處理，實屬錯誤」，所以在大會開幕時，他的演辭中就選擇的提出若干問題，即所謂希臘問題，巴勒斯坦問題，朝鮮問題，原子能管制問題，限制或裁軍問題，撤銷一致通過（即否決權）問題，以及「小型大會」問題，而將荷蘭帝國主義侵略印尼以及對於法西斯國家西班牙絕交等問題擱置不提。蘇聯就針對着美國所欲逃避者提出對案，并徵引美國及其他國家若干人物之實際言行更而提出指摘「戰爭販子」與及對西絕交等提議。

上述雙方所提的問題中，除原子能管制及裁軍兩問題外，其餘都經本屆大會熱烈討論，一般地說，不出前述中央社記者之所估計，唯有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個例外。現在讓我們分別加以檢討。

希臘問題，據馬歇爾說，是「由於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協助游擊對希臘政府作戰。」不過，據美國 Robert O. Miller 氏親歷希臘邊境觀察後報導：「關於希臘有一國際縱隊」參加內戰的傳說，除了可以算作是巴爾幹神經宣傳之外，實在是空無一物的東西。」馬歇爾提到這個問題時就預先聲明：「這裏所討論的問題的主要點，並不是對希臘游擊隊協助的程度和效果。」就因為說出「空無一物的東西」之有若干「程度和效果」，「根本這不可能的。在十月四日的大會上，美國「首次採取妥協動議，對巴爾幹問題提出部份妥協條件，即聯合國如能成立一監察委員會，巡邏巴爾幹邊境，則美國將在聯合國中，取銷其指責阿比西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三國為侵略希臘之國家」（十月四日合衆電）很明顯地，南、阿、保三國果有侵略之事，則美國取銷指責，就是縱容侵略，否則，即為無的放矢；這裏恰顯示出了美國之真正目的在成立「巴爾幹監察委員會」，以便於「把美國一國的意見變為聯合國的公意」，來控制巴爾幹邊境，只有這樣才與美國現行政策有異曲同工之妙。如十月二十五日武漢日報社論中之所提出：「羅斯福死後，戰爭結束，杜魯門主義與新近的馬歇爾計劃代替了羅斯福的善隣政策。這一方面固然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大轉灣，而同時也正是引起戰後國際局勢不安的重要原因。很明顯的，羅斯福的戰後經濟計劃，是在於以國際合作代替國際

競爭，以互惠來「沖淡」獨占。而美國現行的外交政策，都是走着華萊士所謂「無忌憚的帝國主義」之路。事實上美國目前所行的對外援助，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末純真，以為美國的貸款會給予各國以復興的機會。我們可以看出一下美國援助希臘的情形，據美國「World Report」雜誌的記載，美國現在已担負了控制希臘政府各部門的責任。……從這個記載中間，正可以看見今日希臘的苦悶，美國竭力援希臘的用心，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樣地，美國竭力促成這一監察委員會的用心，也就不言而喻了。美國既然「自知可以策動多數為後盾」，前此又有過成功的經驗，在巴爾幹調查委員會中能用「大多數決議」通過南、阿、保使希臘的罪名，在未來的巴爾幹監察會中，自然也不難用「大多數決議」其他一切，徵諸九月四日路透社報導，「美國已考慮以其全部陸海空軍供應聯合國機構調遣，以恢復世界各動亂區之和平與安全，包括希臘等地」的策劃，其後事如何，任何人都可順序成章的評斷，毋庸多加分析。至少在沒有否決權的大會中，美國的初步目的，已因「策動多數」的把握，在十月二十二日圓滿達成。

其次談到巴力斯坦問題，它的起源是英國為了統治巴力斯坦，一向利用這裏阿拉伯與猶太兩民族的衝突。第一次大戰後，英國企圖聯好猶太，曾允許多數的歐洲猶太移民，回到巴力斯坦；但在第二次大戰前後，阿拉伯的民族力量擴張，英國又遷延阿人而嚴格限制猶太移民，結果造成猶太人的反英抗爭。這次大戰後，英國和美國合作成立調查委員會，去年七月發表巴力斯坦分治計劃，把該地分成四區，呈現不自然和複雜的情況，在阿猶兩方面表示反對；但從英國立場視之，因為它保留南部三角地區的統治，該區連接紅海，有阿卡布要港，這樣，實際上巴力斯坦並未脫離其掌握。如阿猶兩族的衝突更加尖銳化，還可以照分治印度的前例，依樣畫葫蘆地實行「撤退」，把這個問題給聯合國處理。美國急於想「援助」這塊好地方，（合衆社十月二十二日晚電）所以在聯大中建議提早實行分治。事實上，阿猶兩族關係也惟有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解決，所以問題的癥結，端在分治的實施上，阻止其蹈印回分治之覆轍的可能。但英國的意見，是以「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成立協議

」為條件，雖然她力稱不忍見其走印回的道路，但「協議」之難成立是很顯明的事；因此印回分治之再版就不可避免。美國和蘇聯的意見大體接近，不過美國堅持在處理時不受否決權的限制，結果蘇聯讓步，獲得七點協議，以明年八月一日為止，英國結束其統治，并撤離軍隊，由聯大與安理會負責和英方合作，使阿猶兩國獨立。不過英國始終「拒絕其軍隊支持執行任何聯合國分治計劃」，致使問題陷於僵局。

再次談到朝鮮問題，據馬歇爾說，因為照莫斯科協定，美蘇兩國不能達成協議，美國不希望再使朝鮮人民迫切而正當的獨立要求，受到任何拖延，所以將它提出於大會；蘇聯的答覆是主張明年春天與美國同時撤退駐朝鮮的軍隊，朝鮮的問題讓朝鮮人自決，美國又不肯同意，堅持由聯合國來解決。於是問題出「不希望拖延」向相反的方向轉變，顯示出它的本質。因為「如撤軍一事略告實現，美國應訓練并裝備一支與北韓現有軍力相比之南部朝鮮軍，俾可用於作戰」（大公報載九月二十七日漢城廣播），這話是出諸李承晚金九之輩的口中，他們在日本統治朝鮮的時代流亡國外，和本國人民解放戰爭沒有任何血緣關係，日本投降後，才由美國自外輸入，和日人統治期間的御用分子組成一個代表美國意志的集團，造成南韓的血腥統治，如曾任朝鮮大學講席的奧佛教授（K. F. Oliver）批評，「在美國三萬佔領軍治理下的是兩千個流氓」（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聯合電），此種流氓統治會遭到朝鮮科學家和藝術家一致的抗議（詳見一月一日美國版「朝鮮獨立報」），因此，美國外交研究會所發表之反蘇反共的加利福利亞大學教授麥克古勒，關於朝鮮南部情勢之論文，也不得不承認「美國佔領軍司令長官，侈談民主及新聞自由，究其現勢，朝鮮人民，尚無民主國人民之表現」。（十月二十七日武漢日報專電）

「至於朝鮮北部」，麥氏也指出其「赤色政治頗為濃厚，全無民主式之自由。所謂「民主式之自由」，從文意上看是指美國式的民主，亦即我國父所指責之「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的「民主式」的自出，所以，今日朝鮮，不分南北，皆無此種「民主」。在北部是頗為濃厚的「赤色政治」；在

南部，則是連這種「民主式」都沒有的流氓統治。不過，美國統治者與及治理下的「流氓」，都希望延續并且推廣它到整個朝鮮，這一意圖，從美國在聯大的提議中充分地表現出來。它大約包括三個步驟，首先由聯合國「監督」選舉成立朝鮮臨時政府，再由這一政府組成軍隊，並取銷與其不相容的軍隊，然後兩個同時撤軍。在美國的草案中，意味深長地說：在朝鮮國民大會內，南北兩區名額應以人口為比例。誰也知道，南韓人口較多，代表當然也多，而在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是不民主的情形之下選出來的代表，其所代表者為誰，美國當然也很清楚。因此，以這樣的代表居「多數」的機構來主持朝鮮「獨立」，美國當然可以放心；而且比諸英國之操縱希臘選舉，「聯合國」的監選要來得冠冕堂皇。不過據漢城廣播：「朝鮮舉行民意測驗，經投票之結果，百分之八十三，對於聯合國能解決朝鮮問題一點，表示不可信賴」(十一月六日武漢日報)但是美國提案終經大會「多數」通過，并否決蘇聯所提請朝鮮代表參加討論的提議，此種違背朝鮮民意的措施，恰合於李承晚輩的願望，將給朝鮮帶來不幸的內鬥。

上面所談諸問題，充分證明前列中央社記者的判斷之正確性。「多數」表決對於美國在國際舞台上是多麼可貴的一個條件，所以極力的加強這一條件的強度，終於以「多數」通過設立「小型大會」。這小型大會事實上取代安理會，也就等於取銷否決權。關於否決權本身，我國代表提議留待這個「小型大會」來決定，不過蘇聯已拒絕參與此會。

至於荷蘭印尼問題，印度和蘇聯提議命令荷軍撤離佔區，但被「多數」否決，只三度發出一事實上等於是官樣文章的停戰令，而對法西西班牙獨交問題，則因「多數」對西曲予辯護，始終糾纏不休。惟蘇聯所提指責「戰爭販子」案，經美國反對；英國亦有此意，美國又反對；(十月二十七日武漢日報)，澳、法、加三國提修正案，美國還是反對；但是終於獲得一致通過，於是合眾社稱之為「蘇聯獲得精神上一大「勝利」。十月二十八日電)。

綜觀此次大會，雖未能消得戰爭危機，但却也證明出誰也不敢公然倡導戰爭。合眾社謂蘇聯獲得精神上的大勝利，假如不是諷刺蘇聯，則係一錯誤的判斷，因為如果沒有全世界人民和平的願望，蘇聯的提議就不能一致地通過。勝利者實在是愛好和平的人們，這裏，才表現出真正的「輿論」。

最近美國「新聞週報」向聯大記者作了一個有趣的測驗：原來駐聯大的四五位記者，有百分之九十是美國人，測驗傳來，大多數不相信自己所寫的報導，百分之六十二不相信美國代表的政策會增加聯合國的力量，百分之四十謂其不合於美國人的利益，在四十五人中，只有九人的答覆是肯定的，以致於新聞周刊不得不作如下的結論，「駐聯大的大多數美國記者，雖每日讚揚美國立場，但顯然的不是由衷之言」。連美國人自己都不免於退有後言，那我們中國人也不便於阿其所好了，何況於站在我們中國立場，爲了對日和約問題，是絕不願取銷否決權的。

說 貪 污

佚名

記得顧亭林先生曾說過：「今日貪污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又說：「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

，被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時代儘管不同，但仍不失爲針對今日貪污之的論，試看今日的公務員，守着區區一點薪金，要用它來養活

一家八口，假若不生財有道，不去兼差，不去投機，不去貪污，除了東緊褲帶慢性自殺以外，還有其他甚麼辦法可想？因而一些靠薪水吃飯的人

，萬一有甚麼病痛，就只有聽天由命，小病化大病，大病化絕病，終於一死了之。眼看兒女長成了人，但是不能為他們辦理婚嫁；自己父母年歲高了，但是不能使他們過着愉快的生活。社會在這種循環演進之下，成了一種所謂「生不得其養，死不得其所」的局面，整個社會是矛盾，整個社會塞滿了戾氣，我們看不見秩序更感覺不到調和。

社會上的一切事情似乎都是循「窮則變變則通」的原則，到了二種山窮水盡的境界，必有另一境界的發現，到了這另一境界的生長發育發揚光大以後，亦自會有其他的境界來繼承，所以一般靠薪水吃飯的人，既然在這種吃不飽餓不死的艱苦局適下，就不得不另尋出路，以期失之東隅尚得收之桑隅，於是在盡量謀出路之下，「貪污」成了一種重要功課，平常要是在國家政治清明，一般道德還未淪落的時候，雖爲了「饑寒」二字，或尚能受良心的責備而不便貪污，或尚能長權法律制裁而不敢貪污，但是當前我國既不能厚其俸祿，亦無道德正義的感召，更沒有法律的嚴格制裁，不能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要使一個公務員不貪污，實在是有困難的。試把今日貪污的現形，就其動機來分析，我們大致可能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真正爲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而貪污。在動機上可以說純然是出於無奈，要是不貪污，子女不能教育，要是不貪污，很可能燒茶煮飯無人，很可能病倒在床上沒有醫藥費，一切一切的

慘象均將因此而發生，次一類是在普通貪污風氣之下，不能不貪污，在動機上也和上述情形一樣，非出於自己的本意，不過在此是在維持其地位而非僅僅計量生活問題，一個公務員爲了保持位置不會動搖，不得不同流合污，以期能不爲上司所疑忌，同事所攻擊，這一類例子在剛從學校出來幹事的青年，最能體會得過到深切，因爲一個剛出馬的人，社會惡習濡染不深，朝氣勃勃，舉凡往昔在書本上所知道的道理學說，和平常自己的理想，都想付諸於現實，在這種時候一切思想都是積極的前進的，而其唯一目的亦即在改造社會，但是爲時既久，一切都不能如理想，社會給與的反應，全不是那一回事，因而思想變成消極，過着一種得過且過的生活，從前爲了要改進社會，每日黎明必起，很想能做到鳴鶴起舞，公餘之後，立刻回寓看書，翻翻報，從不到朋友家去玩牌打麻匠，從不到舞場去亂逛，然而在作事嗎虎的貪污大時代之下，同事引爲異類，首先在上司面前吹說，飯碗馬上就有問題，經過這番嚴的教訓之後，爲了吃飯問題，爲了避免猜忌的問題，只好改頭換面，有時爲了顧全大局着想，也就不能不違反良心的幹一下。其次再說一個領導機關的人物，爲了事情能辦的徹底，有時在取捨之間也同樣有難言之痛。多少人取了錢，地方人士反說某人有經濟才，辦事在行，而一個廉潔自好的人，在事情上往往行不通，罵他一竅不通不習世故，最後的結果是下野還鄉，或是左遷他

職，在這裏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太方則一竅不通，能圓則處大吉，而圓在乎能通人情，有時爲了情面，爲了聲勢，不能不貪污以求其能圓，眼見多少少的人，因受不了潮流的打擊，因而被衝進「貪污」的漩渦。最後一類的貪污情形，在動機上可以說由於物質慾佔有慾太強烈所成的必然現象，這些人在生活上並不甚覺困難，不過爲了享受，於是窮極奢華之能事，一切最摩登的設備，更求其應有盡有，有時其一餐之費，窮人可以度過一年；一衣之資，更費在鉅萬，總而言之，一切生活享受，無不走在時代的尖端，趨於極端化，不過，羊毛長在羊身上，一個公務員，其位置雖高，平地那有那麼多錢花，自然其來路多自取諸不法之「貪污」，其間雖有大小程度之分，可是在爲了「享受」的目的上可以說是同一的，無非是慾望之多寡濃淡不同而已。

我們對於這三種人的看法，比較能取得同情原諒的是第一類的貪污，雖其貪污之不合法一也，但是究竟是爲生活厭倦而貪污，其錯處十之七八是薪俸過薄，政府對其待遇過低。第二類多是意志比較薄弱的人，其行爲雖不可諒，但是他們自愧力量小，不足以力抵巨流，在本心上論來亦有可原之處。我們目前最痛恨最不能原諒的是第三類型的貪污，這種貪污最無人道，最爲卑鄙，由於他們從中作祟，只幹那隻拿錢不作事的勾當，眼看多少人餓死、凍死、病死，而他們却沉溺在紙醉金迷窮歡極樂中，一個真正爲幹事而幹

事的人，不是受白眼，便是受排擠，而自己的私人，如姑爺舅兄之類，不管其是否能勝任其事，總是安插以較好的職位，以遂自己貪污的計劃，很顯然這是一種「托辣斯」，把握了政治上的樞紐，大家關起門來是一家人，誰也不管誰的貪污，所以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做公務員的看法，總認為這些都是貪污大老，活天冤枉了多少束緊褲帶的奉公守法的好人。誠然，旁觀者清，當局者迷，自己儘管評論別人貪污，自己上台以後是否仍能守着這個「清」字，在這種社會下，似乎多少有點問題，因為剛才不是講過貪污多非出於本心嗎，所以要徹底禁絕貪污的存在，我們不能不拿出一番精神來，以求其真正的革除。

要真正的革除貪污氣息，我們應該自內而外的做法，道德與法治並重，以道德補法律之所不及，以法律補道德之所不嚴，或許能收雙管齊下馬到成功之效，我們希望有識之士共同來振臂高

呼，以挽回當前渙散的人心，以振作當前頹敗的風俗，使人人能以廉恥自守，人人能着重公共福利，到有一朝能切實體貼到「大眾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大眾的福利，也就是我自己的福利」的時候，我想那時不會再有貪污存在，假如還有，也會在嚴明的法治下而被淘汰。如此以後，我敢擔保一定沒有貪污，「貪污」這個名詞也許會被推進歷史的篇幅上，讓以後那些歷史家來考據研究。不過在實行由內而外的工夫的時候，我們還得注意一個問題，就是在實行這種工夫以前，對於公務員的薪資問題，應得一種合理的標準。孟子說過：「當幾子弟多賴，凶幾子弟多暴」，為甚麼會這樣呢？孟子的答案是：「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一個人必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譬如目前很多退伍軍官，佩着勳章，流浪在街頭巷尾，一籌莫展，老實講，這勳章在這時對他們有甚麼用？真可謂為「留之累

贅，棄之可惜」，假若薪水永遠是那麽低，意思即是叫他們受餓受凍，難道每個人生來是專為挨餓的嗎？人既無挨餓的義務，普天之下亦無只盡義務而無權利的道理，又何必責有這個空頭銜呢？守法自然是挨餓挨凍，貧病而死，犯法去貪污即使倒運被人發覺，最多也不過一死，在飢寒兩難忍受的交逼情勢之下，又何必斤斤計較法規過着比死亡更痛苦的日子呢？所以我們在實行自內而外，由道德而法治的道路上，必先厚其俸祿，才能提高道德，才能增加法治的效率，不然這辦法是通不下去的。

貪污的危害，不必我們在這裏討論，不過其小足以阻礙社會之發展，大能影響於邦國的盛衰，是無可諱言的道理，其最切近於我們的是一旦貪污不掃除，我們就一日不會有安寧舒適的日子，希望有識之士，快起來挽救這個情勢。

（編者按：本文係由武漢大學寄來，未署名姓，亦未署筆名。請作者函告其姓名住址為盼）

大有圖書社

大量供應 教科用書
備貨充足 歡迎採購

地址

胡林翼路七八號

一月時事評述

本社資料室

國 外 之 部

一、從「否決權」說起

像法西斯國家那樣在國際壇站上一意流行的作風，至少是在法西斯軸心跨台以後，再沒有誰敢公然的加以倡導，代之而起的是國際民主。不過「民主」一詞，和「平等」、「自由」等一切抽象的名詞一樣，可能有不同的涵義，即由表決方式之不同，亦可測知其民主的限度之何如。本來，在國際上，每一成員都應該立於平等的地位，少數服從多數，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真理，不過，多數表決，原取決於數量之多寡，必先假定每一表決權之利害輕重，與關係疏密，無不斤兩悉稱，毫無質量上的差別，再付之單純的數量表決，方稱公允。若對於同一問題，各成員間之利害輕重，既互相懸殊，或甲利多而乙利少，或乙有利而甲受其害；單取決於多數的表決，必有一部份的利益遭受損害。又如對於同一問題，關係最切者有絲毫不能讓步之苦，關係較輕者以為不足輕

重；或為顧惜面情；或為意圖在另一有關問題上獲得支持，而任意可否；終至於某些與問題關係較輕之成員，以表面上之多數表決，迫使真正與問題有密切關係之成員，無法維護其切身之權益。正因為在多數表決中有發生此種情形的可能，所以聯合國憲章才以「否決權」為其基本精神，俾能真正照顧到每一成員的利益為民主型式之進一步發展。

二、小型聯大的誕生

本屆聯大伊始，馬歇爾宣佈「美國已獲得如下之結論：即改善（因馬氏認為「否決權」之運用有所不善）這種局勢的惟一實際方式是放寬安理會的投票程序」。惟因聯大一切決議案要付表決實現，尚必須在安理會中不被「否決」，因此，即令此「美國政府已獲之結論」在聯大通過，它能否在安理會中通過，仍屬疑問。所以馬氏同時又提議成立一無否決權之「小型聯大」，經常討

論「損害友誼關係的情勢和糾紛」。關於這一提案，「英法代表發言人稱：對美國之建議將予有限度之支持。彼等深懼美國之建議將加深美蘇間的間隙，其將使聯合國分裂，除非將馬歇爾之原議，加以甚多之修改。其他若干小國亦作如是想」（合衆社十月十四日電）并且「在草擬美國所建議之「小型聯大」小組委員會中，諸委員大多不贊成美國之多數表決，而贊成三分之二多數表決法，美方認為如此則「小型聯大」之權力將大受限制」（合衆社十月二十五日電）我國代表顧維鈞更率直指出「倘擬議之「小型聯大」獲有考慮關於「糾紛」之問題的權力，則可能引起對於設置小型聯大真正之目的懷疑」。法代表巴洛迪亦謂「糾紛問題需要迫切措施，而依據聯合國憲章，採取迫切措施乃安理會之特權」。因此，所謂「小型聯大」之設置，其意義已瞭如指掌，但有不少的國家，須要美國的友誼最切，討價還價的結果或放棄原議，或予以折衷，該案終獲一大多數

「通過。僅只蘇聯和東歐各國都宣佈拒絕參加，以至於連英美發言人也覺得：「初次會議之議程上，將近於實無一物」(合衆社十一月十四日電)

三、爲了對日對德兩大和約的擬訂

關於否決權存在之意義，從對日和會對德和約問題上也表現出來。譬如我國，與日本一水之隔，且夕可至，日本不再事侵略則已，一有事端發生，我國必首被其禍。設在會議表決中，或以距離日本較遠，或以其可能受日本之害較輕，或以其國力控制日本，認爲無足可慮，由是而形成之多數，竟置我中國之深謀遠慮於不顧，則我國雖欲不違衆議，然爲民族利益與世界和平前途計，亦有未能服從此虛假之「多數」之處。當然在討論對德和約的會議中，那些與德國關係密切的國家，自亦有同樣的顧慮，其實，如果不是爲了虛假的多數表決會損及其切身的利益誰願意運用否決權來予人以不快之感？又如果不是在同一問題的表決過程中，有意地增加了些對於該問題關係較疏的成員，很可能提出虛偽的公論，誰又不願意集思廣益？設身處地，否決權之運用，與及在沒有否決權的場合中請計較每一成員之必能代表斤兩悉稱的利害關係，在當事者，實有其必要的苦衷。特別是在對日對德這兩大和約還未擬定

簽訂的時候。

「否決權」與「大多數」之事，只是國際間題的表象，問題的癥結，在於處理它的原則。對日和約的問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們的國策，是「既不反美，也不反蘇」，在實際上，和美國總感覺得志同道合一點，獨只在對日問題上，我們便不能不和蘇聯一致地，不同意美國的建議。就因爲麥克阿塞的對日管制，事實上是包庇日本法西斯殘餘，如果依照麥克阿塞路線成立對日和約，就無異於養虎傷身。最近日本「甲級戰犯」竟獲開釋，再度侵略之野心，已得到玩火者好鼓勵，溢于日本官員的言表，中國人民勢不允許對這種不合理的事實，予以法律上的承認，在對德和約成立之前，防止法西斯餘孽再起的危機，其重要性也和對日相同。如果所有戰勝國家仍然像戰時那樣以根絕法西斯爲共同的目的，不涉其他的遐想，問題當不難迎刃而解，真理原只有這一個，離開了真理的問題，都可以各種的方式來提出，表決方式的爭辯，不過其一端而已！

四、法西斯之死灰復燃

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如果越過這一問題，徒爲表決方式形勢之爭所迷惑，則時間將證明這一問題會更形嚴重。即以目前而論，法西斯西班牙尙安若磐石，甚至連經過聯合國決議的，僅只消

極地與之絕交，都還有些國家從而阻擾。在英國，法西斯團體公然當街合唱；在義大利，政府亦不否認新法西斯運動的存在，在暹羅，暹奸擊披汶再演弗郎哥的故事，諸如此類的情事，在聯大上竟只有微弱的反映！反而對於縱容法西斯之義大利，居然有倡修改和約之議者，且居然以四票對兩票之「多數」通過此一提議，致令阿比西利亞外長伍爾德不得不愁慘而沉痛的說：「彼國內之女同胞未遭受義人姦污者，自易於高倡對義不公之論調，彼等自易於忘却我婦女兒童被義人屠殺焚燒之事實」(路透社九月二十三日電)

五、弱小民族的災難

儘管弱小民族未能忘情於侵略的痛苦，然而「民族自決」之口號早已隨「勝利」而結束。在印度，由於殖民地統治者挑撥而成的民族仇恨，竟已演成印回之爭的內戰，在巴力斯坦，被英國三十年統治製造出的阿猶兩族之爭，尙未獲得合理的解決，而又被另一野心者排入其「援助」一開殺」的日程之中；至於已經開羅會議允其獨立的朝鮮，迄今仍被「佔領」，更藉口稽延撤退駐軍，直欲干涉其實行「民族自決」而後已。他如荷蘭違背戰協定侵略印尼，在聯大中雖有印度等代表作正義的呼籲，居然又通過一承認侵略成果之所謂就地停戰令。誠以馬歇爾氏所說：「假

如聯合國不能保障一個小國的完整，則所有小國都將處於危險的地位，但不幸馬氏正適為領導通過上項有關小國的決議之人。而美國代表賽爾，在聯合國託管委員會中演說，竟毫不掩飾地說：「美國雖主張對殖民地以自治為目標，然獨立太快，可能阻礙其發展而產生混亂，於其人民有害。」在某種情形下，獨立自主國家，較之渠等之殖民地，更需要援助」（合衆社十月二日電）

六、殖民地問題

不過，此次在「聯合國大會託管委員會中，英美及其他殖民地國家遭遇失敗，蘇聯取得足夠之支援，要求殖民地國家提供彼等殖民地政治情形之情報，以二十票對十九票通過。委員會更以二十票對十九票通過設立一附屬機構，研究此項報告，每年向大會提出建議。殖民國家再度受挫」。（合衆社十月一日電）這件事，猶之於通過「譴責戰爭宣傳」提案一樣地，合衆社記者皆稱之為蘇聯的勝利，嚴格地說，如果這樣的提議出之於我國代表，無疑地也將獲得通過。因此，證明持有「多數」或持有「否決權」皆不可靠，因為真理是與人民大眾利益一致的，而每一表決權并不一定代表相等之人民大眾的利益。惟有在每一表決權能代表相等之人民大眾利益的前提下

，「多數」才是與真理一致的。

七、英法市選的教訓

所以，一切決定於人民大眾，這一真理，在過去一月中，有着兩個現實的例證：即法國和英國的選舉。在法國，其現政府，是由於取得人民大眾之支持而成立，但是「拉瑪弟登台以後，兩年來所施行的政策，不能令工人與商人及小有產者滿意，凍結工資與抑平物價的政策，宣告失敗後，政府沒有更好的補救辦法，引起工人的反感，過分的經濟管制，亦為商人及小有產者痛恨，大部份人均改變原有態度，起而攻擊政府」（十月三十一日武漢日報）。這樣忽視了其早先獲得支持的原因，在於大眾對它寄有保障利益的願望，現在既徒只為少數的大本資家利益着想，便不免失去了那原來支持它的民心。當人民大眾於失望之餘，就不惜無條件地來支持反對派。美國的共和黨，就是在這樣的機會中選舉獲勝的；同樣，在此次法國選舉中表現的就是「法國的精神——戴高樂將軍」之獲勝（十月二十五日武漢日報社論）戴氏一派所獲之選票，雖自前年十月十二日之佔總數百分之六十六，減至此次僅佔百分之三八、四仍能穩居首位，同時為政府所排斥的其選票百分比亦由前年的百分之二六、四，擴充至今年之三〇、六五，這說明「社會主義者」的軌

政黨之失敗，是由於其違背人民大眾之利益與願望。英義兩國的選舉，與法國有同樣的情形，英工黨在市選中屢為保守黨之所擊敗，亦大有今昔之感。

八、馬歇計劃的第一步

法外長皮杜爾在人民共和黨大會中致詞謂「馬歇爾計劃乃代表政治智慧及道義的慷慨之偉大事蹟，歐洲國家中有反對馬歇爾計劃選擇貧困者，但吾人則參加馬歇爾計劃選擇幸福。同時英國工黨政府，也為選擇這一「幸福」，據路透社十月十三日電，英國駐美大使會訪馬歇爾，告以「英國已準備就減低美國關稅與英帝國特惠制之新建議與美國成立協議」。「一般相信，英美關稅談判僵局之打破，多半由於美國國務卿克萊頓之警告」，英國這一讓步於是日內瓦國際貿易會議談判告成，於十月三十日簽訂協定，美國代表宣稱：「此種協定對於挽救國外美金恐慌將立見功效，并當視為馬歇爾計劃之初步」。聯合社十月二十五日電「原來大吹大擂地馬歇爾計劃，到今才只走了第一步，而第二步却是求援者以減低關稅的形式開放市場給美國，第二步是如何呢？最高的希望，是法義奧三國共可獲貸五億九千七百萬美元，英國不在其列，而且還是西江之水，不知何日可來？又能否甦得潤劑？且聽下回分解。

湖北論壇約稿簡則

- 一、本刊為社會性刊物，言責作者自負。
- 二、本刊之宗旨在於研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之理論與實際問題，謀健全輿論之發展，藉以促進地方自治及民主制度之建立。凡適合此旨趣之文稿均所歡迎。
- 三、本刊歡迎下列三類文稿：
 1. 研討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理論與實際的論文。
 2. 敘述本省各地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實況的通訊。
 3. 短篇文藝作品。
- 四、論文每篇以四千字為原則，通訊與文藝作品每篇以二千字為原則。
- 五、來稿文體以語體文為原則，淺近文言亦間採用。
- 六、文稿須用有格稿紙，抄寫清楚，標點亦佔一格。
- 七、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事先聲明。
- 八、各類來稿均須作者署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不便登載。
- 九、來稿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如本刊彙印叢刊時，得自由編纂。
- 十、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致稿費二萬至三萬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鄂字第一二〇號
 湖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三八號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湖北論壇

第二卷 第十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劉叔模

主編人

湖北論壇委員會

發行所及

漢口湘芬書局

定購處

(漢口交通路廿六號)

印刷所

湖北民生印刷公司

(漢口生成南里十二號)

特約經理處

分銷處

上海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南京 大方書局
 廣州 廣東書局
 沙市 湖北書局
 宜昌 湖北書局
 萬縣 湖北書局
 恩施 湖北書局
 老河口 湖北書局
 香港 上海書局
 武漢及各地大書店

本期售價五千元